

今是而昨非

苏曼华报告文学选

长春出版社



• 苏曼华报告文学选 •

今是而昨非

长 春 出 版 社

1992年5月

新登（吉）字第10号

今 是 而 昨 非

苏曼华 著

责任编辑：李凤敞

封面设计：张宝生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长 春 出 版 社 发 行
吉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992年5 月第 1版

印张：10.5 插页：1

1992年5 月第 1次印刷

字数：234 000

印数：1—3000册

ISBN 7—80573—704—5 /I·123

定价：4.20元

作者简介

苏曼华，女，辽阳小北河人，1944年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曾任小学、初中、高中教师，1978年调入锦州市文联从事专业写作。现任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1964年开始业余创作，在诸多领域中跋涉。其报告文学《话说马占一“场”》、散文《他从山谷走向世界》、儿童小说《猪屁股带来的烦恼》分别被收入《辽宁文学10年丛书》之报告文学卷、散文卷和儿童文学卷。一些小说和童话被收入《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名家科学童话选》、《中华儿童文学精萃》等选集。

出版科学文艺读物5本，发表多种样式的中短篇作品300余篇。两次获辽宁省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奖，20余次获省级以上协会、学会、报、刊等文学奖。1990年被命名为“辽宁省优秀科普作家”。

序

金 河

苏曼华同志是大家熟悉的作家。

在她的报告文学集前加篇序言，似乎是没有收获的耕耘，至少由我来操作是如此。不因有序而增辉，也不因无序而减色。其人其文，无论文学界内界外，早有公允的评量。知其不须为而为之，平添聒噪，乃诚意难违，画押了帐耳。

苏曼华早已不属于青年作家的行列，却仍葆有属于青年人的热烈、好动、好奇和理想主义色彩。她是锦州市的专业作家，但是她的活动舞台是整个辽宁，她的关注点遍于国中。儿童文学、科普文学、报告文学、小说、散文等，诸多领域，苏曼华全面出击，而且频频得手，各门类都有值得称道的佳作。

不过，我一向以为苏曼华的“强项”是儿童文学和科普创作。儿童小说《我和妹妹卖冰棍儿》、《猪屁股带来的烦恼》，童话《五彩羊》等，皆为儿童文学的上品。连续出版的4部科普文学，赢得令名远播，跻身于全国科普创作界堪称优秀之列。她以灼人的热情和执着的跋涉寻寻觅觅，寻觅开启儿童善美心灵和智慧之门的金钥匙；她以深沉的爱心和神奇的技巧编编织织，编织出一个个绚丽多彩、如梦似幻的儿童王国。

我以为她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虽然也不轻松，但毕竟

闯过了一些难关险段，到达了相当高度，有希望领略巅峰的辉煌。于是，不，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苏曼华的创作轨迹发生了明显的变异：报告文学生产比重越来越大，近年成了“主营”项目。原来熟悉的儿童文学和科普创作成了“兼营”产品。

正义与邪恶、伟大与卑琐、光明与黑暗、新生与腐朽、勇敢与怯懦、勤劳与懒惰……由两极构筑的虚幻的童话世界，一下子落入多极的现实生活，而且最敏感的纪实领域，甚或涉足于复杂的关系网中，调查世人望而怯步的公案纷争（《走向春天》）。这种转折的动因何在？我们没有交谈过。也许是现实生活巨变的冲击波或泥石流摧毁了她巧手精心设计的儿童伊甸园，也许城市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潮头把她从平静的书案前卷了出来，也许是现实生活中明星人物的诱惑，也许出于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参与欲望，也许没有这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只是一种兴趣。

不管是属于哪一种或几种“也许”，或者哪一种都不是，苏曼华在报告文学采写中却真正表现了一股劲，一种精神。一股持久不衰的热劲，一股直面陌生、僵硬、冷淡和狐疑的闯劲，一股对采访对象粘住不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韧劲。

为了采访锦州黑龙制药厂厂长，她晚8点40分按约定的时间敲响厂长的家门，可是，直到过了零点，出于礼貌陪她苦等的厂长妻子直打瞌睡，厂长还是没回家，只好悻悻然告辞。她采访过部长、省长、市长，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采访对象。倘按照“哪炕热往哪坐”原则，她完全可以放弃对这不满3岁的小企业的采访。可是苏曼华对紧张如加里森敢

死队式的周文志厂长不但没有任何怨艾，反倒激起她更浓烈的采访兴趣，爽约与等待也具有了表现价值（《驭龙人》）。

在战争年代，在贫困的农村，虱子曾被戏称为“革命虫”。到八十年代，在城里人的眼睛里，虱子倘不似洪水猛兽，它的形象至少也不那么漂亮了。苏曼华下乡住在一位农民家里，午饭时竟有两枚虱子到她的膝头上怡然漫步！为了不使主人尴尬，她只是悄然把两枚该死的虱子捉起来，给它们改换一下活动环境。此番处置虽不是牺牲流血的壮举，但对一位女作家来说也属难能可贵了。

在苏曼华采写的诸多新闻人物中，对吴献忠的采访可能是最艰难的使命。对这位以“反革命”罪蹲过40个月监狱的女性的采访本身就具有相当风险性。在一些人的思维逻辑中，这样的采访无异于“翻案”，或者就是为采访对象“树碑立传”。还有一层麻烦来自采访对象自身。在七十年代初，作为全国杰出知识青年的典型，舆论界在吴献忠身上用尽了世间最美好的词汇。七十年代末，当历史证明了她和她的同伴们庄严而热情地干了许多错事和蠢事的时候，舆论界对他们表现了十足的“划清界限”的勇气。对清贫但却安适的农家生活感到满足的吴献忠不愿再成为舆论的话题，不愿再被人触动心灵的累累伤痕。对采访——不管是记者还是作家——表示冷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苏曼华完成了采访，写出了《今是而昨非》，她的采访并没有戏剧性的技巧。如果实在要究其原因，也许只是一个“诚”字。在苏曼华所采写的失去了当年耀眼的光辉的李素文、刘盛田、柴春泽和吴献忠4个人物中，论当今的生活，刘盛田最阔；论学问，柴春泽

领先，论作品的文学价值，论对人生和历史的解悟和思考，吴献忠给读者的启迪更多。并非故意，但她确实给人甩出一些难解之谜。

然而苏曼华用浓墨重彩描绘的更多人物是称为当今中国骄子的企业家，各种不同背景的企业家：国营的如锦西化工总厂厂长李子彬（《他从历史的重负中走来》），锦州黑龙制药厂厂长周文志（《驭龙人》）等；私营的如锦西矿业有限公司经理张文鹏（《春风催开花千树》），义县农民企业家陈维柱（《敢为天下先》）等；还有既非国营也非私营的大名鼎鼎的辽西汉子马占一（《话说马占一“场”》）等等。这些企业家无论就其业绩还是人格、精神，都令我辈折腰，勿庸赘述。我要多说几句的是文学特色。

苏曼华的报告文学几乎全是用第一人称写的。纵览全集，疏于变化。但这也可能是作者的有意追求，以“我”的真实采访过程为主线，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来记述人物，虽为熟路，但却熟中生巧，平中生奇。

在作品中，由于作者把真实的“我”摆了进去，对每一个人物的记述也就成了主客体之间的多方位交流或全息对照。作家的“我”跟所记述人物之间在行动、思维、情感等方面的明显反差以至撞击，使表现客体的个性更为突显。没有政论式的故做高深，没有居高临下的恼人训戒。作者以女性独特的细致观察和敏锐感受，以平易、清丽的文字，对人物给以客观、真实的记述，写来娴熟，其韵袅袅，有一种散文的美致。

跟同类报告文学比，苏曼华对几位企业家的记述大大压缩了具体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细节，把着力点放在人物形象

塑造和心灵揭示方面，成功地摆脱了报告文学“报告”大于文学的倾向。苏曼华善于与人交往，同许多企业家及其爱人都成为好友。她从企业家的家里、从企业家的内助那里往往掏到一些很有用的东西，往往又成为表现人物的精采侧面。

祝愿曼华同志象在儿童文学领域那样有更多的上品问世。

1992年5月

目 录

序 金河 (1)

今是而昨非

——柴春泽、吴献忠、刘盛田访问记 (1)

足 迹

——记李素文 (40)

※

※

※

敢为天下先

——陈维柱创业史 (52)

《敢为天下先》附记 (82)

走向春天

——张东辉沉浮记 (88)

他从历史的重负中走来

——记锦西化工总厂厂长李子彬 (124)

话说马占一“场” (143)

驭龙人

——记锦州黑龙制药厂厂长周文志 (175)

※

※

※

在祁连山深处

——东北工学院毕业生李本录、张绍文、
王壬辰访谈录…………… (199)

为了全民族的文明和高雅

——王英奎和他的伙伴们…………… (220)

热电奏鸣曲

——赵善茂的光与热…………… (245)

他向死神微笑

——壮哉，姜彦…………… (258)

※

※

※

播火者

——记锦西化工总厂党委书记李宏道…………… (273)

基石之歌

——丁勤仲的故事…………… (287)

春风催开花千树

——“愚公”张文鹏…………… (298)

后记…………… (322)

今是而昨非

——柴春泽、吴献忠、刘盛田访问记

岁月滔滔，岁月滔滔，历史的岁月流不完，而个人的岁月却极有限。10年，3600多个昼夜流去了，10年前那些众所瞩目的人物是如何走过这段路程的？与其隔着帷幕猜测，何不掀开帷幕看个究竟呢？

大起大落。经学习而后明智，
经磨砺而后坚强，柴春泽没有倒下

十年前，恍如隔世

西装革履的柴春泽出现在我面前，两道特别浓黑的眉毛是他面孔上的一大特征。“浓眉”往往和“大眼”相连，可柴春泽的眼睛实在不算大，但是挺深沉。这两只眼睛里过去肯定闪耀过狂热的光，忘乎所以的光，痴迷的光，如今闪耀着理智之光。双眉间两道深深的纵沟使他显得老相，也显得成熟。高高的颧骨，高大挺拔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整齐的牙齿，这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让人见一次就再不会忘记的面孔。

我迅速地打量他，熟悉而又陌生。说熟悉，因为自从

1973年12月20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小将的挑战》一文，我就知道了他的名字。然后是辽宁电台广播，然后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中央电台广播。再以后是一些杂志和各种各样数不清的小册子轮番轰炸般地抛出柴春泽写的、写柴春泽的、写给柴春泽的、学习柴春泽的……各种各样的文字，令人目不暇接。

说陌生，因为我们初次见面。

“我是犯了大错误、跌了大跤子的人，现在刚刚爬起来，重新学走路，学做人，请老师多指导。”谦虚谨慎。与我脑中原有的形象判若两人。

过去，我对他印象不大好。他名满天下之时，我正在一所中学任教。尽管我组织学生学习他的事迹，动员学生象他那样扎根农村干革命；尽管我毫不怀疑他在农村付出的血汗；尽管我直至现在仍然希望年轻人志在四方，而不要甘为父母翼下之卵，但我却不欣赏他公开他父亲的信件——你扎你的根就是了，又何必让老子难堪呢？多少有点卖父求荣的味道。

“你不知道我们那里有多艰苦。我下乡的地方是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地处沙漠边缘，离家远，气候坏。挖水渠的时候，挖了好几天的渠道，刮一夜大风就全叫沙子给填平了。青年们很不安心，去了不到半年，就转点儿走了20人。后来，我入了党，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我的责任重了，不仅要自己扎根，还要做大家的工作，让更多的人扎根。那时候，一些同学家里来信扯后腿，他们都把信拿给我看，问我咋办？我父亲来了信，我也就给他们看了。我知道同学们的眼睛都盯着我，我得给大家做个榜样。我写信批评

父亲，并且当众念了我的回信，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留下来，共同建设玉田皋呀！”

“那，干嘛又把信寄给报社呢？”

“我没把信寄给报社呀！是上边来人了解知青的思想情况，听说了这件事，还不相信，又去找我父亲要我的信，当时他收到信很生气，团巴团巴掖到毡子底下，找出来的时候都皱巴的不象样了。我是9月2号写的信，登出来都快到年底了。”

原来如此！是政治的需要，大宣传而特宣传。十几年的误会却这样容易就解释开了。

然而毕竟有了名气，辽宁知青100万，全国知青1000万，谁不知道柴春泽的大名！请讲话，请做报告，请题词，请签名……来信，请教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问题；回信，回信也被登了出来，给张静的8封回信几乎各省报纸都予转载，于是除台湾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来了8000多封信。柴春泽心潮澎湃。柴春泽热血沸腾。柴春泽发了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柴春泽觉得到处都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走资派还在走。而他自己就是肩负着“澄清万里埃”之重任的金猴，他要做人民的卫士国家的卫士时代的卫士毛主席的卫士，他必须奋起千钧棒。

一个好端端的淳朴的埋头苦干的青年，走火入魔了。以至于毛主席逝世以后，他那双火眼金睛竟然看出了《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中存在着问题，于是他和另一个同志联名写信给辽宁省委并转党中央。这封信成为他后来被捕入狱的重要原因。

“那几年我学了满脑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76年6月又参加了辽宁省知青工作会议，当时的一个领导说：‘请你们来，就是请你们点火放炮的，小将要上阵……’那以后，我就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柴春泽沉浸在回忆中，脸上浮现出苦涩的、自嘲的笑。

“那时候我真是愚昧无知——1975年访问日本，看见人家工厂里没几个工人，我想，准是穿得太破，怕我们笑话，都躲起来了。不知道人家是无人操作。临走，人家送了一些茶叶，我拿回来给大家喝，还特意说明，别看这是资本主义的茶叶，可它是日本农民种出来的！你看我‘左’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回忆着那盛产政治笑话的年代，十分遥远了，恍如隔世，然而却不应当忘记。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一只肥胖的潮虫沿着发霉的墙壁向天花板爬去。它要爬到哪里去呢？柴春泽的目光追随着它，已经追随了很长时间。它有多少条腿？16条？14条？……决不会少于10条。反正不会是奇数，不是11条或13条。可也没准儿，人还有“六枝儿”哩，它若是一侧“六枝儿”不就出来奇数了吗？柴春泽很想站起来捉住它，数一数它究竟多少腿，可是不敢——入狱时学了监规，13条监规归结为1条，就是不许乱说乱动。在现在这个时间里，他只能老实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

潮虫那么胖。这监狱里耗子都饿瘦了，可是潮虫那么胖！柴春泽气愤起来——他生气那潮虫的胖。他自己可瘦多

了，未决犯，不知道会判多少年。判决以后还可以出去劳改，可现在连劳动权也没有，终日里只能坐在这8人共用的小小空间，把26岁年轻人的求知欲望浪费在那肥胖丑陋的多足动物身上。

“这么着不行！”柴春泽对自己说。他自信没有死罪，早晚会出去。可是日复一日地这么坐着，出去时不会变成白痴么？而且，过去学了那么多错误的东西，现在若不努力学习正确的东西，又怎么能深刻地认识和否定过去的错误？他向管教提出要学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世界通史。几经研究，终于获准。

“我后来能考上电大，多亏了没把那段时间浪费掉。我报名的时候，离考试只剩20天，政治和历史就没怎么复习，全靠那点老底儿。……我还学会了珠算——一个大队会计贪污，跟我住一个号儿，我拜他为师，加减乘除都学会了。”他不无得意地说，递给我一本已经磨损了的、精装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那封底的硬壳里侧用线钉上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又钉上了一道横线，就算是算盘的框架。然后是很多道竖线，每道竖线的上部串上两块硬纸片，下部串上五块硬纸片，就算是算盘珠。

做得真挺巧妙。拨拉着小小的硬纸片，我的心悲苦酸涩。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好学的小伙子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肯定不止电大毕业，也许早成了研究生，硕士、博士……

“在那里你就没有消沉过，没想到过死吗？”这个问题是残忍的，我对面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刚刚泛出一点光彩，一下子又黯淡下来。

“咋没想过，不过不是入狱后，是入狱前，办‘死班儿’的时候——入狱前，我被隔离审查一年半。有一天，忽然听说吴献忠被捕了，我是学吴献忠起步的，就在给我父亲的那封信里，还提到要向她学习。她被捕了，我一想，我也快了，从那天开始，有那么几天，天天想死。想跳河，河太远，想上吊，没绳子，我住的那屋里能看见一个大烟囱，我就天天想跳大烟囱。出来进去死盯着地看它，看守大概察觉了我的心思，对我看得特别紧。还多亏了看得紧，要不哪能有今天？……那时候我对监狱一无所知，逮捕我的时候，戴上了手铐子还让我拿行李，我心想：住监狱还拿什么行李？电影里头犯人不都是睡在一堆草上么？……到监狱了，更死不成，慢慢地也就不想死了。”

是啊，生死往往在一念之间。在那意志崩溃的危机关头，死的念头没能得逞，是一种幸运，过后想起来，那念头是多么苍白可笑。

“那么，你思想上又是怎么彻底转变的呢？”

“那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1978年底开的三中全会吧？我是1978年4月29日入狱的，到年底前后已经可以在狱内干活了。让我制瓦，压一片瓦得用一报纸垫着，管教给了我一大摞报纸，有人民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这可把我乐坏了！我们平时只能看到昭乌达报。我就偷偷地看。那时候报纸上陆续刊登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生平、回忆录什么的，对我震动挺大。以前，我哪知道那些老革命的业绩？1966年我14岁，在农村小学毕业，啥也不懂。后来到赤峰上中学，能看报了，报上说他们是土匪是特务，是叛徒是走资派，我信以为真。直到1978年底和1979年，看见报上